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

鄭子瑜
實藤惠秀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本書自從一九六五年編校完成之後，一直沒有出版的機會。這回幸得新加坡經濟學者黃望青先生資助印費，並得早大東洋文學研究會接受出版；我們對於黃先生的高誼、以及東洋文學研究會現任會長大矢根文次郎教授的欣然接受出版，都表示無限的感激。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實藤惠秀

鄭子瑜

鄭子瑜
實藤惠秀
編校

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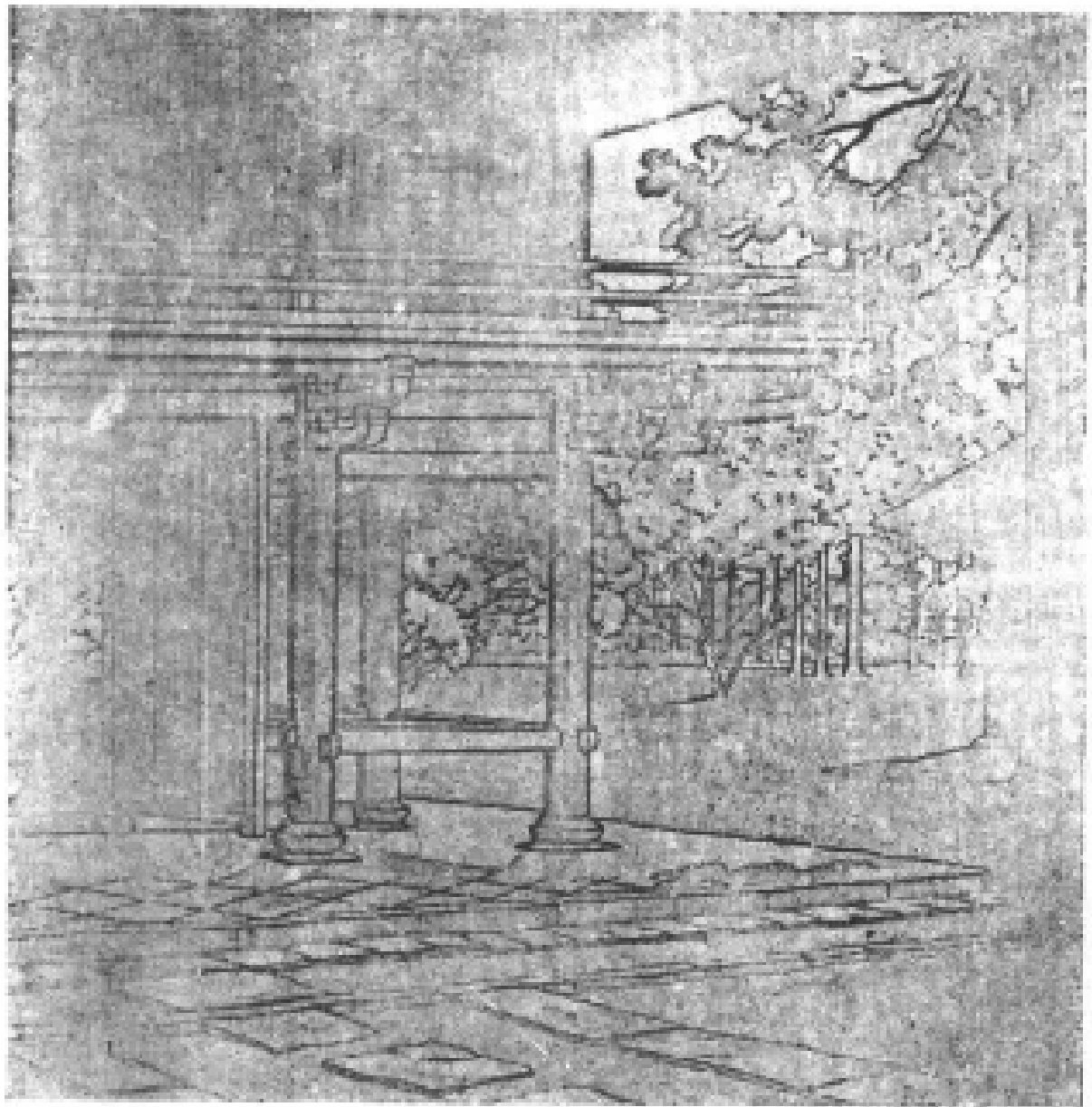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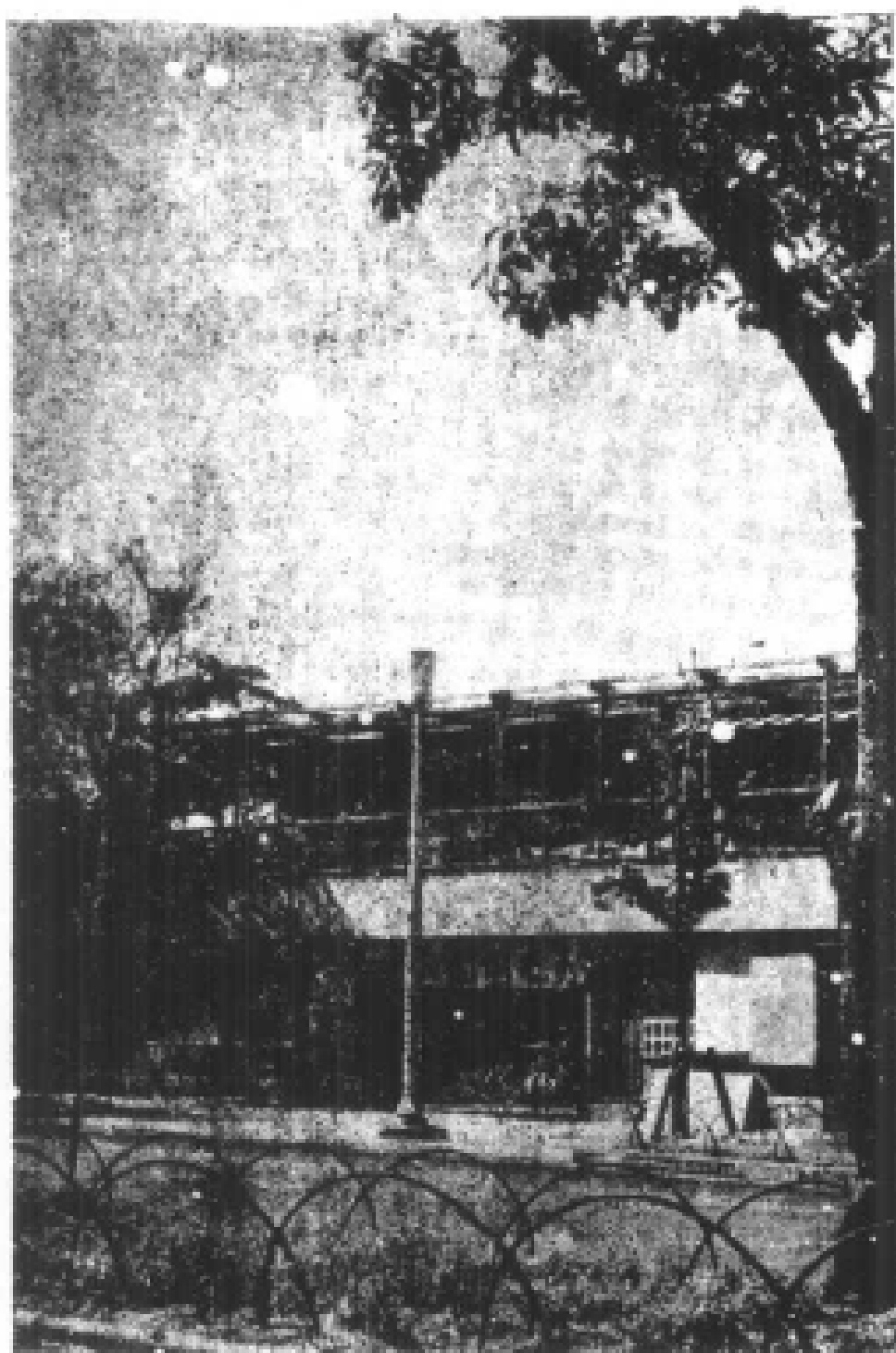
筆談主人大河內源聲（源桂閣）肖像



黃運憲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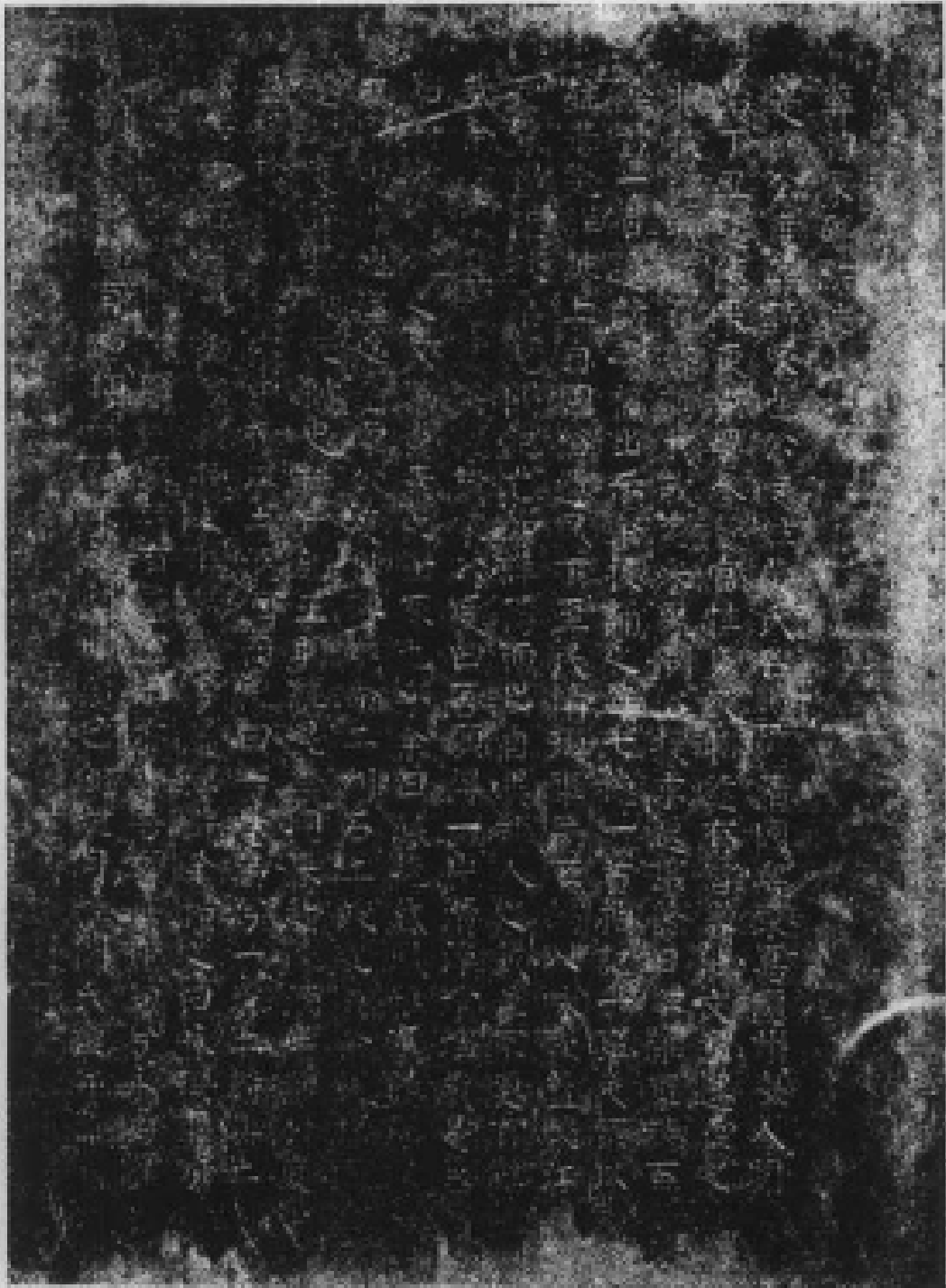
筆談遺稿發現處：東京都外平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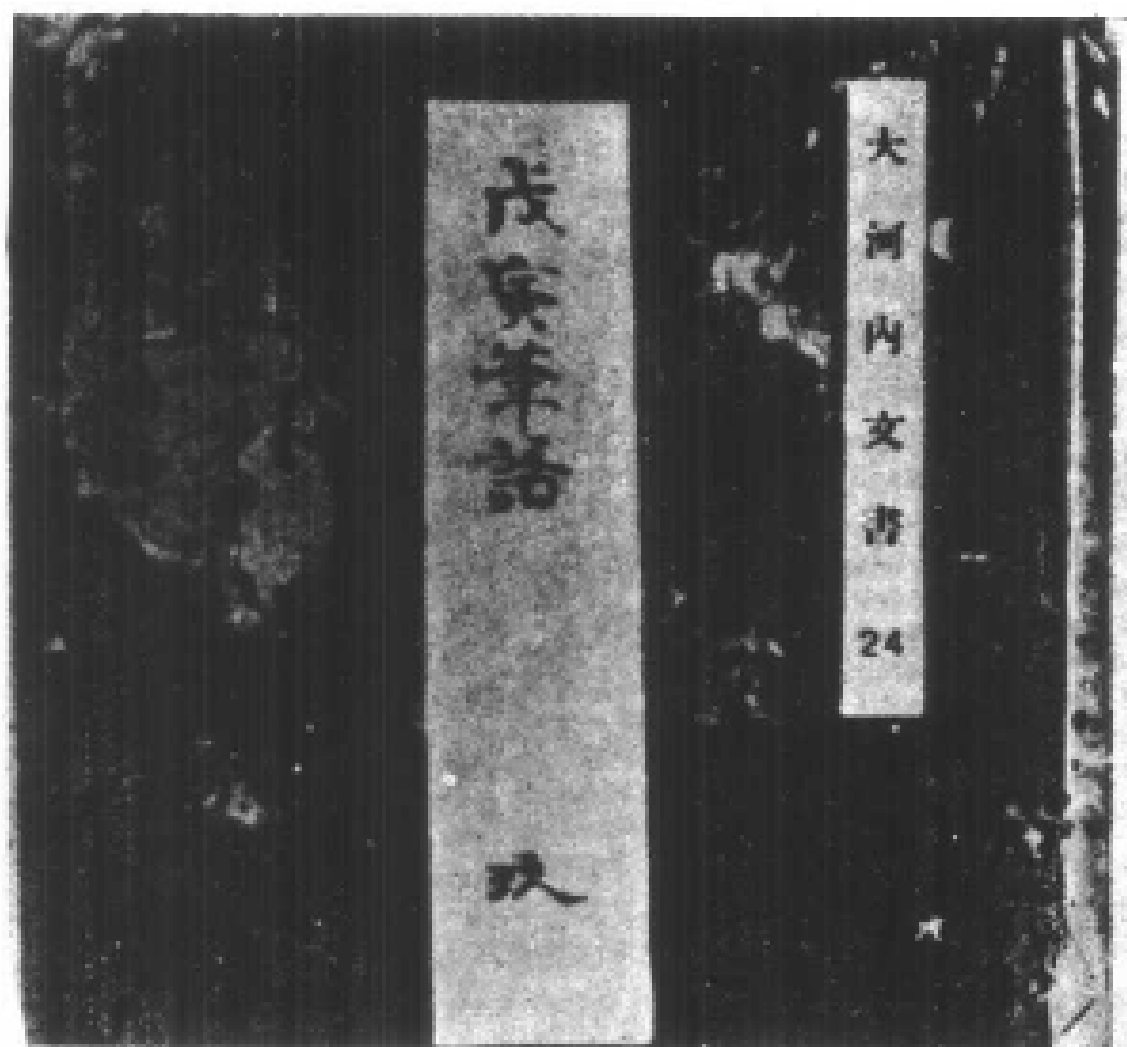
筆談諸公經常聚首之墨江酒樓，在東京都隅田川畔，今已改建為言問亭矣。



黃遵憲書「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塚」



源桂關撰書之「詩家碑陰誌」



筆談原稿之一冊

不隨居幾事分四身之什也何深乎見
孝孝 道全之志行年一第事終其地
此日存全之新容也君子有去無舍
必以無餘事業事也歸及於失神傷
心兮。以相見是是齊中。教可謂不立
矣。若自介得文官美述。心
當時教。志進福文得大之括。也教自介佛
文致不知合。中僕考識英德去教。一季
名于年
如。教東黃。不見不。然。子。子。反。而。多。空

大河內輝聲與黃遵憲初次筆談原稿之一頁

序 一

實藤惠秀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和豐田穰合譯的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日語版）出版了。這是中國文學叢書之一。原來，這本書的翻譯和出版是由於中國文學研究會中心人物竹內好的推薦。

這本書還沒出版之前，我遇見了大河內輝耕先生。那時，他是貴族院議員、子爵。我在虎之門華族會館見到他，問他關於「日本雜事詩初稿家」碑文裏的一句話。裏頭有詩道：

一卷詩兮一坏土。

詩與土兮共千古。

乞神物兮護持之，

葬詩魂兮墨江滌。

這詩碑在埼玉縣；墨江（就是墨田川，又名隅田川，日本音都是 *Sumidagawa*）

却在東京都。爲什麼碑文說「葬詩魂兮墨江滸」呢？

他說：他家原來在墨江旁邊。明治末年，搬到別的地方去，同時把那個詩碑搬到埼玉縣野火止平林寺，因爲平林寺有大河內家代代的墳墓。我聽了他的話，才明白「葬詩魂兮墨江滸」這一句詩的來歷。

日本雜事詩出版了，我送給大河內輝耕先生一本。他很高興地說：

「聽說家嚴很愛讀這本書。謝謝！」

接着，他親切地說：

「家嚴也喜歡和中國人筆談，尤其是和中國公使館裏的人們筆談。筆談的記錄，都保存在平林寺。你要看的話，可以去看看，我先告訴平林寺的和尚，豫備給你看。」

過了幾天，我和豐田一起去平林寺。平林寺的住職白水敬山禪師親自引導我們到書庫去。我心裏疑惑：筆談的紙，大概只有兩三張罷了，爲什麼引導我們到書庫去呢？

到了書庫前，我們愣住了。那裏，幾十本，對了，快要到一百本的手續，薄薄成們呢！我們想不到筆談的記錄會有這麼多！

當初筆談的時候，彼此都有紙片，一問一答。筆談的那天晚上，大河內輝聲（就是輝耕的父親。他在明治以前是高崎藩主，食祿八萬二千石。明治以後，住在東京淺草今戶町墨江畔，以作漢文漢詩爲樂。）把問答的紙片編輯好，叫裱糊匠裱訂成書。一本筆談存稿，大約有五十面折疊的。

筆談的存稿，共多少本呢？請看下面的統計：

羅源帖（一八七五至六年）原來有十八卷，缺第一卷、第十五卷。現在只剩下十六卷十六本。

丁丑筆話（一八七七年）原來有七卷，從第二卷到第六卷都缺，只剩第七卷。這本和戊寅筆話第一卷合成爲一本。

戊寅筆話（一八七八）原來有二十六卷，缺第二十四卷，現在剩有二十五卷。

己卯筆話（一八七九）原來有十六卷，從第一卷到第十四卷都缺，現在只剩第十五卷一本。第十六卷和庚辰筆話第一卷合成爲一本。

庚辰筆話（一八八〇）有十卷十本。其中第一卷和己卯筆話第十六卷合成爲一本。

泰園筆話（一八八一至二年）有十七卷十七本。

韓人筆話 有一卷一本。

書畫筆話 有一卷一本。

合算起來，我們發現的筆談存稿有七十三卷七十一本。但是我們可以推想從前至少有九十六卷九十四本。「大河內桂閣（桂閣是輝聲的別號）君墓碑」說：

「君天資敏捷，善文辭，工筆札，有詩數卷，清韓筆話百卷藏於家。」
這個「百卷」大概是概數吧。

我們看見這些筆話本以前，幾十年間，誰也沒有看過它們，誰也沒有研究它們。這些書，只在書庫裏睡覺。但只是睡覺，那也好，可恨的是那裏有很多蠹魚。我們看見這些書以前，有的書被蠹魚吃的不成樣子，和尙們不得不把它丟了。特別可惜的是己卯筆話的十四卷！（己卯這一年正是建立「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冢」的一年）。

我最初借七本來抄寫；抄寫完了拿到平林寺去還，再借來十本……這樣五年間來回五次。你看，這些日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或是大戰後的飢餓時代，就是天空中有飛機投下炸彈，地上沒東西吃的時代。我背着帆布背包，在朝霞電車站下車，那時沒有公共汽車，走了很遠的鄉下道路才到平林寺去。借來了的書，在暗淡的燈光下，

抄了再抄。空襲警報響了，我就抱着筆話本子，趕快躲進防空壕裏去。戰爭中，我和筆話本子，常常在一起。

我抄到了三十六本，沒有工夫再抄寫下去，幸而我的老朋友佐藤三郎（山形大學教授）代我繼續抄寫完畢。

爲什麼我們這麼熱心抄寫呢？因爲這些筆話存稿都是日中友好的貴重的資料。

大河內輝聲（桂閣）很喜歡和中國人筆話。（他也和朝鮮人用漢文筆談過。）他交游的中國人很多，有何如璋（公使）、張斯桂（副公使）、黃遵憲（公度）、廖錫恩（樞仙）、沈文煢（梅史）、王治本（黍園）、王仁乾（惕齋）、王藩清（棗仙）、楊守敬（星恒）、潘勉騫、李奕全、何其毅、施積賢、秦哲明、何紹文、周愈（幼梅）、衛鑄生、陳訪仲、馮莪堂、何鵬夫、馮雪卿、魏柴門、何子綸、梁縉堂、鄒順、何定光、梅蘭生、何翼爲（虞臣）、楊樞、梁詩五、黃遵楷（幼達、遵憲的弟弟）、馬友仁、馮蓉塘、何蔬蓀、張景枻（滋昉）、王配絢、任謙齋、吳丹墀、馮啓生、劉靜臣、范汝蕉等等。這裏面也有僕役。大河內輝聲喜歡和中國人筆話，不分貴鄙身分。

想起翻譯日本雜事詩的時候，除了「日本雜事詩最初的稿冢」題字以外，沒有看

見黃遵憲的筆跡。我們四方找尋，結果，第一發現的是省軒詩稿（龜谷省軒著）的題詞。其次是岡鹿門的兒子岡百世保存的黃遵憲和岡鹿門筆談的紙片。我們的譯本卷頭刊登了這筆話的照像。

我們翻譯日本雜事詩的時候，那麼難找到黃遵憲的筆跡。到了現在，在大河內文書（就是筆話本）裏頭，已處處可以看到黃遵憲的雄渾特異的筆跡了。

這些大河內文書，推疊起來，差不多有我的肩上那麼高，其中有關於這個時代（明治時代）日中兩國的政治、風俗、學問、文藝、語學以及其他種種的談論，是明治史和日中關係史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同時也是很有趣味的文藝作品，因為筆談諸君的文才和詩才都是了不起的。

可惜的是，自從筆談手稿發現（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已經差不多有了二十年了，我因為致力於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編寫和翻譯，以及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的整理等工作，竟沒有餘力去整理和研究那些珍貴的筆談手稿。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意外地接到黃遵憲研究者鄭子瑜先生自新加坡寄給我一本他的大著人境廬叢考（商務印書館出版），拜讀之下，我很歡喜在外國有人對黃遵憲的

研究發生興趣，使我覺得「吾道不孤」，我們便常常通信。後來周作人先生又來信介紹，於是我就報告鄭先生黃遵憲與日本人筆談手稿發現的經過，並邀請他來訪問我國，共同研究。

一九六二年，鄭先生來訪日本。我邀請鄭先生在早大的校友會館小住一週，共同研究黃遵憲與日本人筆談的手稿。結果我們作了以下的決定：一、我請得早大圖書館館長的許可，讓鄭先生將與黃遵憲有關的部分手稿照片，複照携歸新加坡。二、我和鄭先生許下諾言，共同編校、整理這一部分手稿，並約期在一九六四年完成，到時，以我們兩人編校、整理的名義出版。日中人士合編共著的東西，在明治時代有的是，但在昭和時代，我和鄭先生或者可以說是首倡吧？

一九六四年四月，鄭先生再來了日本。這一次他一面和我編輯這本書，一面當早大語學教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兼研究員。我們一起工作十個月，才完成了這本書。

一九六四年五月，我編譯的大河內文書由平凡社出版了（這本書裏，我把筆談的五分之一翻譯成日文。）有兩位讀者告訴我丁丑筆話六本保存在高崎市賴政神社的寶庫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筆話又增加了六本了。

這本書只是黃遵憲和日本朋友的筆談，也就是大河內文書裏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鄭先生的合作，就沒有機會把這麼稀有的日中文化交流的資料介紹給日本和中國的讀者。我覺得很高興，黃遵憲與大河內輝聲等地下有知，當更高興吧。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室

實藤惠秀

序 二

鄭子瑜

一九六二年春，我將拙編人境廬叢考（商務印書館出版）寄給黃遵憲的研究者、早大教授實藤惠秀博士，更由於周遐壽先生的介紹（我和周先生沒有任何的淵源，只是二十餘年前同在逸經半月刊寫稿，又因為彼此都嗜好黃遵憲的「人境廬詩」，便爾相識了。這一點，周先生在他的知堂雜詩鈔序中也曾說到），實藤先生便來信告訴我八十餘年前黃遵憲等與日本友人大河內輝聲（即源桂閣）等筆談遺稿在平林寺發現的經過，並邀我來日本一遊，共同研究。

同年四月，我初次訪問日本，與實藤先生在早大圖書館中，共同披閱筆談的遺稿（遺稿三分之一存早大圖書館，三分之二存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但早大圖書館保有全部遺稿的複印本），這裏面有黃遵憲等的逸詩，也有關於私生活的。雖然黃遵憲當時只是公使館中的一個參贊罷了，參加筆談的中國文人，還有何如璋公使，張斯桂副使，以及沈梅史諸君，他們的官階，都在黃遵憲之上，可是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則何君等不但遠在黃遵憲之下，甚至毫無地位之可言。所以我提議只將與黃遵憲有關的筆談部分（即黃遵憲曾參加在內的筆談部分，自戊寅一八七八至庚辰一八八〇的三年中，共約四十篇的筆話），加以抄錄、標點、整理、編輯和校訂；並約期在二年後，我再度來日，以一年的時光，共同來幹這一樁艱苦而又有意義的工作。

去年四月，我果然實踐前約，再度來日了。我名義上是早大語學教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兼研究員，實際上，我每週除了在研究所擔任兩個鐘頭的中國修辭學特殊講座、和在研究院文學研究科擔任兩個鐘頭的中國古典詩歌的鑒賞與批評之外，剩下來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教育學院的研究室與實藤先生共同研究、抄錄、標點、整理、編輯、校訂筆談的遺稿。由於筆談手稿，除了筆談諸公初次見面時大家客客氣氣，彼此都寫得端正些而外，以後則書法潦草不堪，有時又難免漏字和誤筆，再加上蠹魚的侵襲，有一些字跡已經難於辨認了，所以工作的進行相當緩慢。我和實藤先生約定：全缺和不明的字，就讓他缺下來；可疑的字，一定要弄個明白——我們兩人都沒有法子查出是什麼字的時候，便請教早大圖書館的副館長加藤諄先生。加藤先生是個書法家，曾經幫助我們查明了不少我們無法判斷的文字。

一年的時光容易過去，而且在此一年中，我同時還要兼做別的研究工作，所以去年的暑假（七八兩個月），雖遇日本八十餘年來所僅見的奇熱，我也不得不天天到研究室工作，終於在今年一月中完成了我們的任務了。

大河內輝聲喜歡漢詩漢學，對中國旅日文人，敬重如師長。他對待中國人，不分長幼貴賤，一視同仁，所以何如璋的孫子，公使館的僕役，他也與之筆談。而且這些筆談手稿，似乎早就準備要留下來的，所以筆談的當天晚上，就把手稿裱成冊，連在當日接到與筆話有關人物的來信，也附貼在筆談之後，完完整整，不想流傳久遠又是什麼？最明顯的，是有一次，中國公使館的通譯魏梨門到源桂閣家，源君與其他中國文人正在筆談，魏君和他說日語，源君竟說：「此人是誰？何必說日語，但用筆談好耳。」因為以筆代舌，可以留下記錄，作為永久的紀念，而面談則否。

最有趣的，是這些筆話記錄全是戲劇式的安排：一、以一字代全名，如以「公」字代黃公度（遼憲），以「桂」字代源桂閣，以「如」字代何如璋，以「斯」字代張斯桂，以「黍」字代王黍園，以「梅」字代沈梅史，以「石」字代石川鴻齋，以「強」字代松井強哉，以「省」字代龜谷省軒。二、筆談進行時，如果有人出入，源君都用

日文寫下他們的動態（只有這一部分是朱書。現在經實藤惠秀先生譯成白話了。）如戊寅（一八七八年）三月三日（陽曆，以下同）源桂閣到公使館與沈梅史筆談的時候，黃公度到來，源君在筆談稿子上這樣的寫道：「黃公度來，年約三十。」後來黃公度要走了，源君又寫道：「這個時候，有人來邀請遵憲，遵憲和廖樞仙一同走了。」這不就是劇本的形式嗎？

現在節錄戊寅（光緒四年）八月一日日本文人石川鴻齋與黃遵憲筆談的一段於後：

（石）民間小說傳敵邦者甚妙，水滸傳、三國志、金瓶梅、西遊記、肉蒲團數種而已。

（公）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論其文章，宜與左、國、史、漢並妙。

這是黃遵憲論紅樓夢的一片段。

又「庚辰筆話」，其庚辰（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四月初五日日記云：

（桂）今日見閣下寄紫詮（案即王韜之號）詩（案即日本雜事詩）極佳，前有紫

詮序，後則閣下跋也。

(公)僕東來後，故友郵簡雲集，皆詢大國事者，姑作詩以簡應對之煩，不意爲王君携去，遽付手民，非僕意也。大國人見之，定不免隔靴搔癢之誚。閣下能爲改潤，感謝不勝。

(公)雜事詩中，多有人名地名，避我朝廟諱改易者。(中略)

(省)雜事詩刻於貴邦，想洛陽紙價爲之貴。

(公)一刻於北京，一刻於香港，敵邦人見之，以爲見所未見，詩之工拙不暇問也。

(省)閣下之書，敘櫻花之美，兒女之妍，使讀者艷想，此書一行，好事之士，航海(而來)者(將)一年多於一年。

(公)文章之佳，由於胸襟氣識，尋章摘句，於字句(間)求生活，是爲無用人耳。

(公)國家承平無事，才智之士無所用，故令其讀書，所謂英雄盡入彀中也。譬如富家巨室，衣食充裕，其子弟能喜古玩，好書畫，亦是佳事，謂此古玩書畫爲有用

則不可也，謂爲無用亦不必也，見其所處之時地如何耳。

(公)孔子大成之聖，實爲上下十二萬年，縱橫七萬餘里，不能再有之人，其教人無所不備，不止詩書六藝已也。宋儒之學，爲孔門別支，推其極不過學孟子耳，彼不知聖人爲何等人也。

這些筆話，足以幫助我們對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之了解，又可見黃遵憲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觀之一片段，更可以看到他對清儒在故紙堆中討生活、以及對宋儒之學所作的評語，都是很有意義的。後來黃遵憲批評孔子，批評儒家的學說，在思想上可以說是一大轉變。

這一部分筆談遺稿的問世，相信可以給研究黃遵憲的學者提供一些從未見過的好資料，來和黃遵憲的已刊作品互相印證，幫助我們對於黃遵憲已刊作品的了解。同時對於黃君的思想行誼，也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至於我們自己對筆談遺稿的真正研究工作，則還沒有開始哩！

還有一點，就是古往今來，文人所已刊的集子，往往是先經過自己嚴格的刪削，然後付槧的；尤其是像黃遵憲那樣生在舊禮教壓迫下的晚清時代的詩人，一些描寫兩

性愛的詩篇，都不敢編入集中（周遐壽先生從前存有人境廬詩草抄本，和刻本相對照，便發覺不少字句不同和抄本所有刻本所無的詩篇），所以我們若只讀文人的已刊集子，實在無法了解他思想行誼的實際情況。但除此之外，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幸而源桂閣君早就替我們安排好了：他不惜花費光陰與金錢，時常招待和拜訪當時中國公使館中的文人，和他們筆談，讓他們毫無拘束地暢所欲言「談」，留下筆談的記錄，使筆談諸君的思想行誼（其中也有荒淫無恥的一面），都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以便利我們對於前輩文人的了解——特別是有關黃遵憲的部分，根據實藤先生統計，單是一八七八年的戊寅筆話，在一百七十八次的筆話之中，黃遵憲與源桂閣的筆談竟佔三十五次之多，我們是不難從中發掘出一些可供研究的資料來的。

我和實藤先生的國籍不同，對於筆談遺稿以及對於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未必能完全一致，可是我們却都以爲不同民族之間，應該互相友愛，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這一點，是彼此都信守不渝的。我們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編校此筆談遺稿，其動機也在於此。

一九六五年一月六日鄭子瑜序於早稻田大學。

目錄

- 序一(實藤惠秀)……………(一)
- 序二(鄭子瑜)……………(九)
- 一、戊寅筆談第四卷，第廿七話。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明治十一年)三月三日，在東京月界院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源桂閣、黃公度、廖樞仙、沈梅史。……………(一)
- 二、同卷第卅話。同年三月七日，在中國公使館黃遵憲(公度)房中。筆談人物：松井強哉、黃公度、源桂閣、沈梅史、廖樞仙。……………(八)
- 三、戊寅筆談第六卷，第卅七話。同年三月十五日，在隅田川源桂閣家。筆談人物：王泰園、高木、源桂閣、黃公度、沈梅史；又在木下川村植半樓，筆談人物：王琴仙、潘勉齋、黃遵憲、廖錫恩(樞仙)、沈文熒

(梅史)……………(一四)

四、同卷第四十二話。同年三月廿三日，在中國公使館沈梅史房中。筆談人

物：源桂閣、沈梅史、潘勉騫、黃公度、何如璋、廖樞仙、青山延壽。……(一九)

五、戊寅筆話第七卷，第四十八話。同年四月三日，在沈梅史家。筆談人

物：沈梅史、源桂閣、黃公度。……(三六)

六、戊寅筆話第八卷，第五十二話。同年四月九日，在履祥號。筆談人物：

源桂閣、王泰園、王琴仙、沈梅史、潘勉騫、何如璋、黃公度。……(四六)

七、同卷第五十六話。同年四月十四日，在履祥號。筆談人物：源桂閣、哲

明、薛耀坤、黃公度。……(五三)

八、同卷第五十七話。同年四月十五日。源桂閣與黃遵憲書信往復。……(五八)

九、戊寅筆話第九卷，第五十八話。同年四月十六日，在墨江源桂閣家。筆

談人物：源桂閣、何如璋、內邨櫻所、廖樞仙、黃公度、王泰園、加藤

櫻老、張斯桂。……(六一)

十、同卷第五十九話。同年四月十八日，在履祥號。筆談人物：源桂閣、王

- 李園、李奕全、何其毅、廖樞仙、黃公度。……………(八一)
- 十一、同卷第六十話。同年四月十九日，在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廖樞仙、源桂閣、黃公度。……………(八九)
- 十二、戊寅筆談第十卷，第六十四話。同年四月廿六日，在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黃公度、廖樞仙。……………(九六)
- 十三、同卷第六十六話。同年四月廿九日，在履祥號。筆談人物：源桂閣、王李園、廖樞仙、黃公度。……………(一〇三)
- 十四、同卷第六十八話。同年五月一日，在中國公使館沈梅史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黃公度、沈梅史。……………(一一二)
- 十五、戊寅筆談第十一卷，第七十二話。同年五月六日，源桂閣致何如璋、黃公度各一函。……………(一一八)
- 十六、戊寅筆談第十二卷，第七十七話。同年五月十一日，在梅仙寓所。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石川鴻齋。……………(一二一)
- 十七、同卷第七十八話。同年五月十三日，在南傳馬町伊東屋馮雪卿家。筆

談人物：源桂閣、王琴仙、馮雪卿、王黍園、黃公度、廖樞仙、何子綸。……………(一二五)

十八、戊寅筆話第十五卷，第一百零一話。同年六月十六日，在伊東屋。筆談人物：源桂閣、馮雪卿、沈梅史、黃公度、石川鴻齋、梁縉堂、廖樞仙、何如璋。……………(一三七)

十九、戊寅筆話第十七卷，第一百一十話。同年七月六日，在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黃公度。……………(一五六)

二十、戊寅筆話第十八卷，第一百廿話。同年七月廿日，源桂閣致何如璋函。……………(一六二)

廿一、戊寅筆話第廿卷，第一百卅二話。同年八月初十日，在中國公使館沈梅史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廖樞仙、王琴仙、潘勉齋、何定光、黃公度、王黍園。……………(一六四)

廿二、戊寅筆話第廿卷，第一百四十四話。同年九月六日，在中國公使館沈梅史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廖樞仙、黃公度、石川鴻

齋、王泰園。……………(一七三)

廿三、戊寅筆話第廿二卷，第一百四十七話。同年九月十二日，在沈梅史房

中。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黃公度、王泰園。……………(一九三)

廿四、同卷第一百五十話。同年九月廿七日，在華養院。筆談人物：源桂

閣、王泰園、沈梅史、黃公度、廖樞仙。……………(一九七)

廿五、同卷第一百五十一話。同年十月四日，在王泰園家。筆談人物：源桂

閣、王泰園、沈梅史、黃公度、廖樞仙。……………(二〇一)

廿六、同卷第一百五十二話。同年十月八日，在入船町周幼梅家。筆談人

物：源桂閣、周幼梅、龜谷省軒、沈梅史、黃公度、廖樞仙、石川鴻
英。……………(二〇六)

廿七、戊寅筆話第廿三卷，第一百五十五話。同年十月十七日，在中國公使

館客廳。筆談人物：源桂閣、何如璋、黃公度、沈梅史、石川鴻齋、
王泰園、王惕齋。……………(二一一)

廿八、同卷第一百五十九話。同年十月廿七日，在兩國中村屋。筆談人物：

- 源桂閣、黃公度、廖樞仙、沈梅史、何如璋、王泰園。……………(二二二)
- 卅九、同卷第一百六十話。同年十月廿八日，在華養院。筆談人物：源桂閣、黃公度、沈梅史、王泰園、張斯桂。……………(二二八)
- 三十、戊寅筆話第廿五卷，第一百六十八話。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黃遵憲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黃公度、石川鴻齋、宮部襄、松井強哉、沈梅史、廖樞仙、王泰園。……………(二三一)
- 卅一、同卷第一百六十九話。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國公使館王泰園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王泰園、沈梅史、黃公度。……………(二四四)
- 卅二、戊寅筆話第廿六卷，第一百七十話。同年十一月廿一日，在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源桂閣、何如璋、石川鴻齋、沈梅史、黃公度、何子綸、廖樞仙、王泰園。……………(二四八)
- 卅三、同卷第一百七十三話。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源桂閣與黃遵憲書信往復。……………(二六三)
- 卅四、同卷第一百七十四話。同年十二月一日，在永田町公使館。筆談人